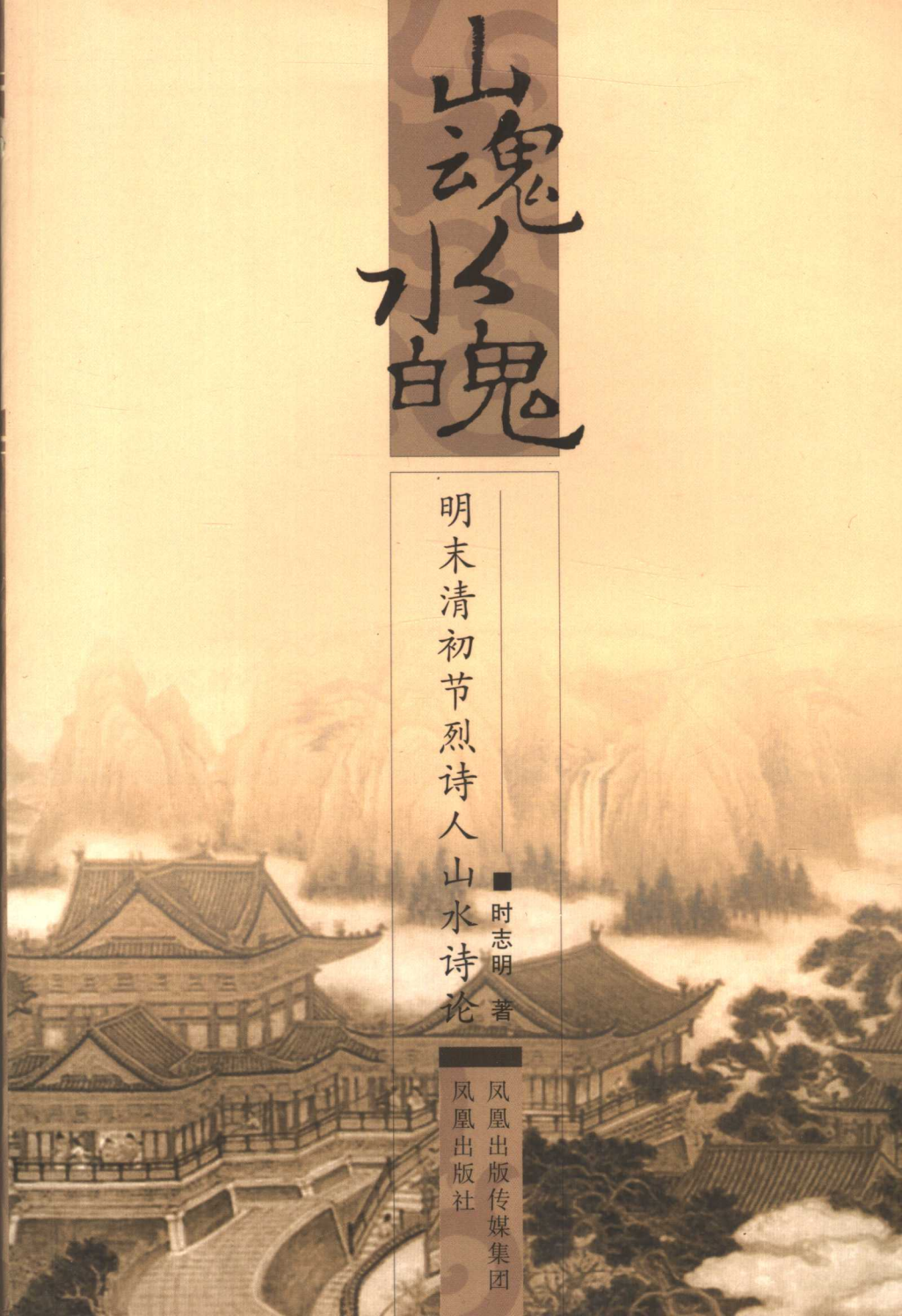


山魂水魄

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

■ 时志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山魂水魄

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

■ 时志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时志明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7
ISBN 7-80729-045-5

I. 山... II. 时... III. 山水诗—文学评论—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6163 号

- 书 名 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
著 者 时志明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无锡市春远印刷厂
无锡新区梅村南站工业集中区 B-06 邮编 214112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印 数 1—1500
字 数 39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9-045-5/I·27
定 价 35.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卞孝萱

过去,我爱读邓之诚先生所著《清诗纪事初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邓氏身居沦陷区北平,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邓氏被日军逮捕入狱。翌年夏邓氏出狱后,拒绝日伪的诱迫,赋闲三年,生活艰窘,仍孜孜不倦埋头著述。他在《初编序》中说:“丁丑之秋,遭逢变乱,念明清之际,先民处境,有同于我者,不识何以应变,乃取其诗时时观之,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这是邓氏撰写《初编》的最初动机。此书在甲、乙、丙、丁编之前,特设前编,皆明遗民诗人。他明言,他研究明遗民诗之目的,是从先民高尚的民族气节中,吸取精神力量,武装自己的头脑,加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

最近,见到时志明君的博士论文《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出版,能于邓著之外,另树一帜,甚为可喜。细绎邓、时二著,其不同之处,一曰:邓著只论清初之明遗民诗人,时著包括为明朝献身的英烈诗人和明亡后始终坚持民族节操的遗民诗人;二曰:邓著以个人立目,时著以群体分类;三曰:邓著采用纪事形式,时著采取章节安排;四曰:邓著所纪之事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时著专以山水诗为观察对象。

洋洋三十餘万言的时著,分绪论、正文、余论三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节烈诗人通过山水诗所表现的共通的思想内涵和相似的艺

术精神,从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对其进行分类。“正文”共十一章。前十章按地理分布,将节烈诗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进行观照。对陈子龙及云间英烈诗人、顾炎武及吴中遗民诗人、黄宗羲及浙中遗民诗人、屈大均和粤楚遗民诗人、“宁都三魏”及“易堂九子”、“徐州二遗民”、皖南地区遗民诗人、邢昉及京镇遗民诗人、秦晋河朔遗民诗人等群体,逐一评述。精义纷呈,引人入胜。第十一章突破地域的局限,补充介绍遗民诗僧。“余论”则将明末清初的节烈诗人与历代相似命运的诗人加以比较,为明末清初节烈诗人的山水诗进行小结。全书结构完整,文字流畅。

时君的论文,在苏州大学提出答辩时,答辩委员会评为:“准确把握与揭示了节烈诗人山水诗共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精神,同时又以时序为经、地域为纬,着力分析了不同诗人群体的艺术特质,其评析能抓住群各有殊的个性化特色,既有深度,又有新意。”此评语甚为中肯,当之无愧。

明末的英烈诗人,为保卫明朝,抛头颅,洒热血;清初的遗民诗人,以舍生取义为荣,以投降清朝(做“贰臣”)为耻,这是中华民族传统荣辱观的体现。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此时此刻,重温传统荣辱观的有关史实和思想,对于继承传统道德,进行现代性转换或合理性重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现实意义。

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夏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

目 录

绪 论	(1)
(一) 百变回流 披沙拣金 ——本文的缘起及价值	(1)
(二) 落日回晚照 中流挽颓波 ——山水诗所折射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之社会心理	(5)
(三) 独鹤下烟际 清音哀心魂 ——山水诗所蕴含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之艺术精神	(11)
 第一章 残阳暮鼓 长歌当哭 ——明清易代之际大明英烈的山水诗	(21)
第一节 社稷帆影 乾坤一剑 ——张煌言、倪元璐的山水诗	(22)
第二节 空阔自天地 长歌悲独醒 ——杨文骢的山水诗	(33)
第三节 归山清梦 过水残霞 ——祁彪佳的山水诗	(61)

第四节 各怀家国恨 不变死生心

——吴应箕、魏珩的山水诗…………… (68)

第二章 海上风烟 虎啸鹰盘

——陈子龙及云间英烈诗人的山水诗…………… (83)

第一节 空留形胜在 顿使客心愁

——陈子龙的山水诗·附论李雯…………… (83)

第二节 落霞故山 肠断鹃血

——夏完淳的山水诗…………… (97)

第三章 寒蝉零雁 声断长空

——顾炎武及吴中遗民诗人的山水诗…………… (104)

第一节 陵阙生哀 河山垂泪

——顾炎武的山水诗…………… (106)

第二节 长吟写我心 涕下霑双扉

——归庄的山水诗…………… (116)

第三节 浮天醉老枫 落日晚来红

——陆世仪的山水诗…………… (128)

第四节 穷幽发微 吴地董狐

——徐崧和他的《百城烟水》…………… (142)

第四章 湖光依旧 感慨自销

——黄宗羲及浙中遗民诗人的山水诗…………… (164)

第一节 孤香自牢落 不随风飘坠

——黄宗羲的山水诗…………… (164)

第二节 湖山色改 日月生光

——吕留良的山水诗…………… (169)

第三节 风吹枯箨疾 潮撼孤城怒

——李确、谈迁的山水诗…………… (172)

第五章 水底风雷 烟中林岫

—— 屈大均和粤楚遗民诗人的山水诗 (178)

第一节 胸襟披早爽 吟咏泻清商

—— 屈大均的山水诗 (179)

第二节 落日山河 泪洒新亭

—— 陈恭尹的山水诗 (186)

第三节 天年聊物理 楚国想遗风

—— 王夫之的山水诗·兼论黄周星 (192)

第六章 波上忘机鸟 芦花生莫愁

—— “宁都三魏”及“易堂九子”的山水诗 (202)

第一节 歌泣天已莫 悲风起江声

—— 魏禧的山水诗 (203)

第二节 壮岁成独处 流恨满芳洲

—— 魏际瑞的山水诗·附说魏士杰 (217)

第三节 烟月虚遥夜 溪山带早秋

—— 魏礼的山水诗·兼说“易堂九子” (230)

第七章 托意宵深 志图恢复

—— 阎尔梅、万寿祺的山水诗 (258)

第一节 孤身万里 心静匡庐

—— 阎尔梅的山水诗 (259)

第二节 人间歌哭 天外登临

—— 万寿祺的山水诗 (271)

第八章 身老田园 心系人间

—— 钱澄之、方文的山水诗 (280)

第一节 南国风云 海天吟啸

—— 钱澄之的山水诗 (281)

- 第二节 况当凌绝顶 千峰恣遐眺
——方文的山水诗 (296)

第九章 身世寥落 幽人心事

- 邢昉及京镇遗民诗人的山水诗 (310)
- 第一节 片云孤磬外 一叶万山间
——邢昉的山水诗 (311)
- 第二节 远迹沧江 山情澹然
——杜濬的山水诗 (322)
- 第三节 空山澹无言 来者成古今
——顾梦游的山水诗 (334)

第十章 客梦江心雪 回首泪沾衣

- 秦晋河朔遗民诗人的山水诗 (345)
- 第一节 荒台凭晚眺 天空塞鸟长
——申涵光的山水诗 (348)
- 第二节 盘根砺吾剑 金铁满山鸣
——傅山的山水诗 (359)
- 第三节 鼓吹不到处 天籁有时闻
——李柏的山水诗 (377)

第十一章 无语向空立 香心只自持

- 释读彻和遗民诗僧的山水诗 (393)
- 第一节 潇湘水阔 泰华峰高
——释读彻的山水诗 (394)
- 第二节 望处江山旧 凭高独怆然
——函昞的山水诗 (401)
- 第三节 至性投绝域 深悲恨中原
——函可的山水诗 (409)

第四节 山水气俱尽 乾坤血未寒 ——今释澹归的山水诗.....	(419)
第十二章 余 论	(441)
主要参考书目	(464)
后 记	(469)

绪 论

(一) 百变回流 披沙拣金

——本文的缘起及价值

明清之际确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特殊时期，且不说异常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残酷至极的民族斗争所交织形成的复杂政治形势，单就文学发展的轨迹而言，亦有许多异于前朝各代之处。首先，文人士子所经历的心灵磨砺和精神痛苦即是前朝各代所无法比拟的，他们一方面要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在政治立场上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又要直视民族矛盾的惨烈，在人格气节上有所取舍。正因如此，才使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子们成了一个备受后代关注的研究群体。首先，通过对其思想形态、人格气节，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文学创作的研究，我们可以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认识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本质联系。其次，经历灵与肉的多重磨难，面对海崩山裂的政治动荡，文人士子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有人顺应时代潮流，成了农民起义的响应者；有人屈于压力，拜倒在异族入侵者的铁蹄面前，并粉墨登场做了新朝的官员。在

故国沦丧、黑云压城的艰难岁月里，另有一批节烈之士用自己悲慨的激情和汹涌的热血上演着一出“残山残水强撑持”的悲壮正剧，他们或转战岭海，取义成仁：“才说求生便害仁，一声长啸出红尘。”（钱邦芭《途中口占》其一）^①或往来奔走，力图东山再起，恢复故国：“天倾地蹋十年余，草间义士时相呼。前车已覆后仍驱，得算便有风云势。”（徐孚远《重哭蒙难诸贤》）^②或抱贞守坚、清洁自许，宁可零落尘泥，而不受新朝丝粟之染：“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陈佐才《石棺诗》）^③或完节明志、遁迹空门，以佛灯点亮开悟痴迷的心灵之火：“翩翩野鹤随云适，点点寒梅斗雪霏。梦破瞿然成大觉，澄潭明月自相依。”（任廷贵《薙发为僧诗》）^④总之，“长剑马头”、“易水悲歌”、“五湖烟雨”、“心轻富贵”、“瀑雨苍烟”、埋姓海云、置身“方外”，这是国破家亡时孤臣遗子的共同心态和人生选择。正因为这个独特群体的存在，才使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浩然正气得以流布传播、绵延不绝，并发扬光大，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有鉴于此，研究探讨明清之际节烈之士的思想观念、哲学体系和诗文创作就具有非常重大的认识意义。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是对明清之际节烈之士之思想体系的探讨阐述，其数量之多、角度之广、内容之丰是世所公认的。而就明清之际节烈诗人诗歌的研究，尤其明遗民诗歌内在规律的寻流探源式的研究来说，极具代表性的成果首推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先师以严谨的学风、丰厚的修养、独具的慧眼，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把遗民诗人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全面论述，并通过家族谱牒和史乘的考辨，对地域文化熏陶浸染下所形成的遗民诗风做了详尽而精辟的阐述。另外，朱则杰先生所著《清诗史》亦论及明清之际节烈诗人的诗歌思想内涵及艺术风格，他简明扼要地把明清

①②③④ 分别见《清诗纪事》。

之交的诗人分成三种类型:第一,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殉节诗人”;第二,以钱谦益、吴伟业为首的“失节诗人”;第三,介于二者之间的“遗民诗人”。

明遗民诗人是一个阵容庞大、气势恢宏的创作群体,从清初至现代汇集辑佚其史料的著作层现迭出、各具特色。其中体制完备、资料翔实,且睿思如涌的代表性作品有:卓尔堪的《明遗民诗》十六卷、陈田的《明诗纪事》、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明遗民卷》。上述几种著作征引史料力求准确详尽,对研究明遗民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卓尔堪的《明遗民诗》不但条分缕析,精要地评述了每位诗人的人品、生平,而且还和后来的《晚晴簃诗汇》遥相呼应,辑录保存了大量的明遗民诗作。研究探讨清初遗民诗人的诗歌创作,这几部书是必备且必读的。

上述诸家对明末清初节烈诗人的诗歌整体探讨研究用力甚勤,但就其中的山水诗所作的专题研究则目前尚属空白,除了苏州大学王英志先生有《论屈大均的山水诗》等单篇论文外,较为系统、连贯地研讨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的论著至今还未见到。

从上述意义说,选择明末清初节烈诗人的山水诗作为研究对象,应该具有填补空白之价值。当然,抛砖为的是引玉,但愿这篇粗疏浅陋的拙文能够引发智者对此专题研究的兴趣,从而在更广阔的领域探讨山水诗在清代盛行并蔚为大观的情状和成因。

就诗歌发展的流变历程而言,清诗经元明两代的沉寂徘徊后,又一次奏响了古典诗歌旋律激昂的强音。明末清初节烈诗人群体的存在,造就了清代诗歌悲壮强劲的先声,从而奠定了有清一代前后相承的悲慨耿介诗风,从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阎尔梅、邢昉到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丘逢甲、黄宗宪、姚燮等,整个清代诗歌走出了一条与前朝各代迥异的道路,其间遗民诗人群体的奠基之功是不可掩没的。而在各体诸类诗歌的百变回流中,山水清音一直是往复盘旋的主题乐章之一,山水诗在清代几乎成为诗歌走向巅峰的标志,在清

人笔下,无论表现内容、描写范围,还是缜幽凿险的艺术精神,都远远地超轶前朝各代。如果深入清代山水诗的脏腑,我们不能不感叹那确实是一个蕴含丰富和令人心醉神迷的宝藏。明清之交的节烈诗人能在那个腥风血雨的严酷环境里以其独具的慧心,独特的审美眼光创作出数量丰赡、质量上乘的山水诗作,不仅在清代山水诗史上,即使在整个古典山水诗史上确属异数。因此,通过对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的描述,庶几能观照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下诗人们的社会心理与艺术追求,及其奠定有清一代山水诗风的巨大影响。

为表述的便利,本文总称其所论述的对象为“节烈诗人”。它有两层含义:“烈”是指为大明殉身的诗人群体,与后文所指“大明英烈”属同一概念,他们不管是牺牲在抗清前线还是被执就义;不管是从容尽忠于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还是矢志殒命在异族入侵的危难之际,都属“英烈”之类;“节”则指国破家亡之后始终怀念故国、坚拒新朝,抱持一线希望之光,用不屈的意志守护着高洁人格的诗人群体,和后文所称的“遗民诗人”概念一致。总论称其“节烈诗人”为的是删繁就简;而分论时将之区别为“大明英烈”和“遗民诗人”则旨在显示二者各有其不同的角色定位。

本文对山水诗的界定,主要以其描写对象为基本依据,不管是登山揽胜、游历吟赏,还是抒怀言志、感慨自销,都要以诗中的主要意象确定。比如登临诗、游览诗、纪行诗等,就都属于本文所论山水诗范围。另外,因节烈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所以论述他们山水诗所蕴含的思想特质时,还引用了某些感怀言志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只起旁证的作用,其本身不作山水诗看待,尚望诸大家明鉴。与清代中期以后的山水诗相比,节烈诗人的山水诗感慨身世的成分较多,这只能是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使然。要使清代山水诗真正进入纯艺术的审美境界,而较少人文负载,则还要等待入清后心态渐趋平静的诗人的大量涌现,兹不赘论。

(二) 落日回晚照 中流挽颓波

——山水诗所折射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之社会心理

甲申(1644)之变,乙酉(1645)之亡,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画上了一个凄惨悲凉的句号。尽管崇祯皇帝励精图治,企求挽狂澜于既倒,但内忧外患的客观形势与刚愎多疑的主观心态,最终没能让这个悲剧式的人物实现他中兴的梦想。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席卷燕京的瞬间,他终于怀着“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的遗恨,自缢于煤山,用残缺的心灵向祖宗,向天下表明谢罪的决心。明思宗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中匆匆走完了悲剧的一生,但明清之交一段血写的历史却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明史·庄烈帝本纪》在赞语中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议:“帝(崇祯)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遂至溃烂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崇祯帝以身殉国,成就了他“庄烈愍皇帝”的悲壮一生。大明王朝寿终正寝,历史再一次证明专制统治无可挽回的衰颓和腐朽,面对社会日渐滋生的民主思潮以及对专制政体的反叛质疑,根子里就极为专横的统治者依然横征暴敛、钳制民口,党祸厂狱因此而波澜迭起,所以明王朝的灭亡与其说是内忧外患的外因所致,毋宁说是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因素所促成。一个腐朽王朝的覆灭是命中注定,固不足惜,但令人可叹可惋、扼腕不已的则是生当朝代鼎革之际,家国破灭之时的志士仁人的不屈抗争。他们或面对天崩地陷式的灾难从容赴死;或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强信念喋血于岭云海日之间;或窜身草莽、隐迹佛门,以高洁的

人格坚拒异族的威逼利诱。尽管他们的奋斗最终以悲剧而结束,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其在大厦将倾、独力难支的境界中所凝成的浩然正气却一直回荡在天地之间,如夕阳西下时一道血色的晚霞燃烧在千古而下渴盼黎明的悲慨之士的心空。明末清初的志士仁人们不仅以其人格彪炳后世,而且还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影响着明清之交的诗坛,成为清代诗歌大合唱中悲劲苍凉的序曲。正是这旋律低徊、音调激昂的前奏曲奠定了有清一代诗歌,特别是山水诗歌贯穿的慷慨悲凉、浑厚质实的风格和基调,与此后鸦片战起的爱国诗潮遥相呼应,共同辉映着清代诗歌璀璨夺目的历程。因之,研究清诗不能忽略晚明烈士和清初遗民的创作;探讨清代山水诗发展流变的历程,更不能越过这些忠烈之士在特定的环境里所形成的凝结着他们血与火战斗生活的山水诗作。他们的山水诗无论其构建模式,还是表现内容,不管其基本格调,还是审美原则,都深深烙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残阳如血,江花似火,一声声无奈的叹息化作满天凄切的雁声,一片片呐喊聚作无数破空的巨峰、怒卷的涛声,这是志士的山水之音,也是烈士对河山无限眷恋而回天无力时生出的仰天长啸!

明清之际的山水诗坛,因烈士之诗和遗民之诗双峰并峙、二水合流,终于蔚然而成警人魂魄的奇观。

山水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她既是中国式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又是诗人抒怀言志、阐发心灵的物质载体。面对那如聚的峰峦、奔腾的江河,仰天高歌的诗人往往会发抒内心的慷慨激昂;同样,守志高洁、不愿与世沉浮的诗人也会在烟岚似醉、清波如梦的湖光山色间找到灵魂的栖息地。尤其处在山河变色、故国陆沉的危亡时刻,众多志士才人看惯了人间虎啸龙吟的争战杀伐,阅尽了古往今来成败是非转头皆空的苍茫和悲凉,他们始而惊懼、奋起抗争,继而冷眼相向、超然物外。放眼河山,纵情自然,消逝磨灭的是富贵风流、人间

繁华，而亘古长存的则是脉脉青山、悠悠江水。参透了自然、悟彻了生命的诗人们总会借江山形胜来摅写壮志奇情，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感受，以及对历史往事的反思。

于是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在畅情寄意、阐发心声这一焦点上，一拍即合，遂形成为明末清初山水诗创作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殊异景象。当然，明末清初节烈之士的山水诗绝不是纯粹畅情娱性的产物，也不是为了远距离地玩味激赏山水的闲情表露，而是通过山水的形质外貌，深刻折射自己幽隐心曲的结晶。总体来看，通过山水诗，处在社会震荡中的节烈诗人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内涵：

第一，天崩地裂、山河变色之际，他们以战士的豪情、诗人的柔肠、烈士的悲慨，把山川草木、江河湖海当成寄托心志、抒发壮怀的对象。在他们的山水诗里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抗清事业的生死追求，对匡扶帝室、恢复大明的信念的无比执着；他们的山水诗洋溢着战士奋力国事的豪情，也全面展示了抗清活动的艰苦卓绝，充满了空前高涨的斗志与“不斩楼兰”誓不休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的山水诗作饱含激情，成为烈士为国捐躯的慷慨悲歌。如：“阵寒虎落黄云净，帆映虹梁赤日移。夹岸壶浆相笑语，将毋俟后怨王师。”（张煌言《师次圈山》）“云麓半函青海雾，岸枫遥映赤城霞。双飞日月驱神骏，半缺河山待女媧。”（陈子龙《九日登一览楼》）“一片孤帆入洞庭，两峰晓夹具区青。何年直捣口口幕，立马燕然拟勒铭。”（夏完淳《夏日幽居》其二）“响高天上怒，波急月中红。此际楼船发，乘风好奏功。”（钱澄之《江涨》）南明的倾覆如土崩瓦解，清兵的铁骑似狂风暴雨，东南半壁江山在日薄西山的瞬间，由一批血性男儿用激情与正义筑起了一道抵抗异族入侵者的防线。上引诸诗的作者就是用亲身参战的经历写出了心底誓死抗战的宣言，这种不屈不挠、奋进不止的斗争气概不是通过咏怀言志直白地表露的，而是借助山川形胜，利用触目即见的汹涌江潮、险峻山川，以及千帆竞发、青山隐隐的实体景物折射外化出